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詔戒
監司

孝宗皇帝十二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爲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堇堇而有焉甚則朋比茍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臣留正等曰導上之德意而達之四方察吏之能否民之疾苦而徹之朝廷部刺史居其間實任之

王之奇帥淮南

罷福建鈔鹽法

也砥名厲節趣公謹法之士既少乃朋比茍且訖無舉奏則天下之脉絡何由貫通　壽皇頌明詔以鼓舞之誠急所先務哉

是月以王之奇知楊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爲鈔法聽從客販訪聞州郡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爲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　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

隨帶記 月修注

索琪空 秦印紙

治葺器 不軍罪

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蹤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　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

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令已立式製造　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合干人子細開具著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

統制不可尚任

差人閱諸軍衣甲

己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爲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　上曰統制官不可尚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爲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　上曰須不測差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

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臣留正等曰人主志所欲爲四方萬里環而應之怠弛一生其間則弊亦隨矣其機蓋甚神也漢宣帝爲治所以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技巧工匠器械後世亦鮮及之者厲精綜核始終不渝焉耳壽皇之治兵政斥懲者罪之老繆者去之至於軍器則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又及諸郡之禁卒亦加整葺三四日之間屢致意焉聖志宏遠所以繼宣王復古之規模雖俟時不戰而威武震于天下也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

去兵官冗員

刪奏祥瑞法

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仍作闕　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并讀表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太史令一員差本職官　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

臣留正等曰祥瑞之物使誠不期而至耶聖人猶不尚也況人主一有所澈則珍符休應紛然四出

者皆欺謾之爲矣漢武帝唐元宗英明之君也及甚爲邪說所蠱則佞臣方士得以罔之如玩嬰兒孝文恭儉寡欲然猶幾陷於玉杯延壽之詐甚矣佞言之易入也　壽皇於赦令條目盡刪去奏祥瑞等事拔本塞原過漢唐賢主遠矣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劉子奏竊以　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　眞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　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

東宮添講禮記　喜鋭忠軍射藝　看詳諸路不便事

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二月己巳　上曰前日内閱忠鋭軍射藝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為難事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會已降旨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司看詳

臣留正等曰天下民瘼多矣　壽皇孜孜求之使民情不艱於上聞王澤不壅於下布誠有父母斯

朋黨不難破

民之心哉宜其固邦本於無窮也

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 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

臣留正等曰大哉王言古今朋黨之論定矣朋黨之為天下患其原甚長其宋甚酷君子憂世者爭為辨析以解人主之惑其說亦甚衆區區然曰如是而為黨如是而非黨如是而為君子之黨如是而為小人之黨凡此皆展轉致辨於朋黨之中非能超然獨觀諸其表也 壽皇論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其宅心

甚平其操術甚約非聰明不惑正大無私能爲是言乎大抵朝廷不當有朋黨之論而人主不當有嫉惡朋黨之心蓋朋黨之所由起端緒固不一要之常自小人唱爲此名以加君子歐陽脩曰小人欲廣陷良善人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疵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此悉見其情矣然則黨論方興之際人主惟理之從朝廷之所選擢之所貶黜初不必問其誰黨之人也揆諸理而是則取之非則去之是非昭明人心自孚忠賢雜遝憸佞屛伏綱紀畢正朝野大和而黨論亦且消矣苟

惟惡其爲黨則意嚮一移是非易位況小人善爲深詭以自託於孤立無助之迹而君子見善如已有必樂傳譽知賢不敢蔽必加汲引愛君憂國惟正是徇議論又往往多同則其形似皆黨矣人主於是盡厭棄之不幾於舉國家賞罰予奪之柄而爲小人空善類之用乎今不必遠述前古我國家嘗有指 慶歷 元祐諸臣爲黨者矣 仁祖處以大公是以羣賢復集迄至 太平 紹聖以來姦臣誤國惟黨之是去則其禍可勝歎哉臣切誦壽皇聖語非惟足以消釋朋黨抑亦進善良安邦家之要存焉誠萬世龜鑑也若乃遷就皇極之說

賢否並容好惡不分而曰將以平黨論也則恐君子小人兼進惡必勝善矣豈壽皇是是非非之訓哉臣是以妄窺聖意而極論之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嶠奏伏覩關勒廣南提舉官廖容劉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寛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切謂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

蘇嶠請卻羨餘

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爲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爲此舉其爲愚弄朝廷莫此爲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容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爲水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椿積寛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淸化原警吏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爲經常之制亦其勤儉

人主不當有貪心

置饒贛鑄錢司

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讓成賦中邦而繼之以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是春以王楫李大正並為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利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司為名兩司行移連銜按察　夏四月庚午　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

善忠
武軍
武藝

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奏人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　上曰然　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旨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例差使諸般窠役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官土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名禁軍仍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官並取旨重作施行

舉邊帥之才

臣留正等曰兵不惟聚於中都統於大帥而後可爲用也州縣之兵誠能撫摩之練習之使皆足恃則雖有戍邊征遠之役而國内不揺盜賊無所窺伺矣此 壽皇經武之要略也

己丑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 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德詔宰執侍從歳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才候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内選擢其資歷

郊祀免買象

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　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　上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進呈龔茂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　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

臣留正等曰郊祀之有象所以備禮容嚴出入也視西戎之獒不猶有用乎武王當通道之餘猶待召公諄諄言之　壽皇因宰執奏催買象則以為

士夫須諳練疏通

朱熹特改官

大禮初不繫其有無遂令與回所差使臣非惟見
聖心不寶遠物高出前古且令後世知事天之道
在誠而不在物也
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一
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
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
耳 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
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
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
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
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臣留正等曰學固貴有用古之人所爲用之家國以及天下者俱有條序其宏遠似迂而於理實切也其純正似拘而於事物實無不通也要之不徒剽辭章泥訓詁則隨其大小所成俱足用矣若必待能周旋時論馳騖事功而後謂其不泥而有用也則所取者無乃多淺俗苟且俯仰欺誕之流乎壽皇聖學高明觀其諭大臣云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爲文及即位以來諳歷物情世故此誠得二帝三王經綸之學也如謂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則所以期待天下之士甚至也又謂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則所以容養天下之士甚仁也

有君如此正聖道可明儒學可伸之時矣當時宰執間或且謂朱熹泥於所守而少通夫必嚴其所守而後求通則通不失正今乃重於通而輕於守則通之敝猶甚於泥也世亦有誦陳言持高論而不適而用者彼蓋孑孑然以文義自喜徒徇爲善之名而於理義未親切也理義誠盡則天下固無理外之事而可次第舉矣然則安可槩視凡務正學者爲固滯不通也耶今庸陋小成之說所以易售而信道者所以益寡由此等議論勝也 壽皇

聖訓所及蓋將起學者空虛無用之病而或者進説乃惰於一偏豈非輔贊啓沃之大缺歟

皇太子免尹京

賑江東西水災

是月　皇太子免尹臨安　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匱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揀汰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脚錢之縻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抛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數有起發揀中廂禁土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繇也　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揀汰軍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爲苦日增月添無有窮已財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

恤州縣困弊

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司凡揀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共理之臣得以留意牧養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　祖宗立國初意方懲藩鎮之患圖損其權以尊朝廷於是諸郡兵財之柄悉歸於上矣然其時賦役寬簡民物紓和猶未聞殫匱之憂也及　熙豐變法而取於民者頓加矣　崇觀廣侈而取於民者又益加矣中興未能弛之且有加焉是故郡縣空虛日甚於一日然則豈惟民貧之可慮哉國勢亦既弱矣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禁非法聚斂　置蘄春鐵錢監

南北豐凶之異

則久盡思所以變通之乎　壽皇因臣僚言歸正添差并離軍等人困弊州郡欲指揮不得過數差撥即俞其請誠有意於固本矣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餘違者重寘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是月置蘄州蘄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爲額仍減舒州同安監歲額一十萬貫　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旱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到雨澤霑足　上曰朕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實報北境旱久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雄州蝗生河

統制官須遴選

守法以杜僥倖

以北饑饉流徙尤甚是日浙東江西兩淮等路申雨澤霑洽秋成可必　上曰淮水一葦可航而南北之異如此梁克家奏修德爲暴之應昭昭不誣　上曰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荅天意　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　上曰此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　八月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奏於指揮有礙　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　上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漢晝一之法貴在能守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　壽皇從善之速守法之堅反己之周也人主有所欲爲臣下執而不行多有

待於論說之詳及其從之亦多勉强甚則以忤旨不售又甚則譴斥隨之令大臣一言非惟樂從且褒諭再三非從善之速乎自昔事有關於人主之身猶易言也惟出左右權倖之意則往往難於轉移蓋其憑依甚親營求甚祕凡所以取九重之寵而拒絕外庭之議者甚巧是以人主每私焉不能自克今除授之私遽止不吝深言覬覦之因而有取於漢之畫一非守法之堅乎且諱過者人之情也聖語乃謂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洞然明白事當理盡非反己之周乎

戊子臣僚上言建康府駐劄御前後軍軍人李進

等各持刀刼盜馮念二家本軍差將官軍兵捉獲其
吏部人吏將獲賊人引用獲强盜法擬行推賞已降
指揮孫福等四人各特與轉一官張顯等一十一人
各支犒設錢令看詳上件條法係是海行不干礙官
司軍兵即非本部合用條法令檢准見行條法諸監
臨主司所部犯法及失覺察者自有罪名何緣更當
推賞臣以謂當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
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奈何欲望特降睿
旨將本軍將佐孫福等四人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
乞參照前年戚世明部下軍兵杜彥等作過將佐降
官等指揮比類責罰施行其張顯係是隊將亦合一

軍叙罪將
兵盜主

例行遣外其餘捕獲軍兵却合依已得指揮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所有録黄未敢書讀詔孫福等更不推恩捕獲官依已降指揮支賞吏部引法不當可從杖一百科斷

臣留正等曰兵不可不蚤正素治也司馬光嘗上疏論習軍政其一也以謂國家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長此不已有以異唐之季世乎斯言誠深切矣況又將帥進或不以正無材智威信以馭其下甚至掊克士

詔興水利

進呈

卒資爲交結則紀律不復敢嚴平居無事弛慢以玩法怨悍以要賞靡所顧憚設有緩急變態百端並緣欺罔弊將若何且身隸五符而公肆奪攘於闤闠之中此甚無制度也本軍捕而獲之猶不足償失而何賞之敢異夫其得是賞也必有委曲其間彼將卒習見朝廷法令之可遷就恩澤之可僥倖也則綱紀將日紊矣　壽皇英明果斷洞照情僞收用賞之誤懲援法之欺此雖一事而所以嚴朝廷重名器謹師律沮吏姦具在是矣

是月詔興水利　九月辛卯朔　是月進呈中興會要　太上　今上玉牒　台州饑命賑之　冬十

嚴遏
糴之
禁

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籍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糴販者稀少荒歉之處爲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員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遏糴之非霸主猶知禁之秦爲富强者也亦輸晉粟焉況王者如天地斯民猶吾赤子

梁克家罷相 曾懷右相

陳升卿賜出身

詔改元淳熙

而或出内庫銀絹代輸身丁錢撥上供錢對減四川酒課而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詔漕臣以水旱之實聞戒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皆以賑飢恤災而民被實惠矣

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 以曾懷爲右丞相張説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卿同知樞密院事尋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十有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 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爲 淳熙元年初詔改元 純熙尋以取法 淳化 雍熙爲義改元淳熙 辛亥臣僚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

措置救荒

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爲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令民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抛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自昔四方有災惟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救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備不患其過當也　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所以賑荒者臣僚乃或難之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吳越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　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濫不實者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

旌敏家義
陳政行

忠實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禁戢遏糴矣又戒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盡孝教子及孫皆篤學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

郊祀得天貺

臘雪應期

敢以其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爲之傳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旣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圜丘蕆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　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　上曰臘雪應期二麥正仰此曾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成禮瑞雪先期以爲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願治聖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　上曰邱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已責

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

臣留正等曰天命之難諶詩書言之倫矣自昔帝王所以敬天而奉若其意者必正心修德講學從諫任賢去邪勤政節用寬刑省役飭弊興利動容周旋與天為一是以天心悅豫災害不作而休祥應之不然意慮偏詖嗜慾膠固平日此心已與天不相似而乃暫施敬於祭祀之時望昭格於祈禱之頃天其果易動耶 壽皇嚴親祠之禮天地報貺瑞雪應期雲氣澄霽大臣方頌詠盛德而聖意愈加寅畏諭以正當修飭此其至誠悠久自強不息與帝王同符至是得雪大臣又且歸美不知聖

小事亦不創例

心所以對越上帝者蓋無頃刻之不敬非一朝夕之積也切觀聖語云邱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聖敬日躋上帝是祇　壽皇盡之矣

乙亥新知欽州鄭人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　上曰此雖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當謹其微也況賜予者人情爭趍之始以爲小而輕予其一牽援不已僥倖必多兵級二十人事甚小也　壽皇恐其他援

例卻之防微杜漸若是其嚴則夫禄秩爵命有大於此而法令所不許者寧復啓之乎此其爲後世訓也至矣

是月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　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　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爲利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一至　乾道六年遂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紬額

黎州蠻犯邊下闕

下闕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責監司稽緩罪

開閱不許設酒

交趾入貢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孝宗皇帝十三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　上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子申繳文歷比他州稽緩守臣可恕所專責者監司其提刑趙彥瑞特降兩官曾懷奏賞信罰必要當如此　上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　己酉詔已降指揮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進呈安南事　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

修軍弓法　責臣閱　估壽家
諸習弩　守教　魏卿

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　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　紹興三十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爲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差將官前去諸州教閱緣　乾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元降指揮施行仍令敕令所修立成法　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土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

辛酉詔平江府將魏壽卿見存家產抄估補填所侵盜官錢以臣僚言壽卿知無爲軍巢縣移易大軍錢二萬二千餘貫入己故有是命　庚午進呈差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時冠差遣屢經繳駁　上頗

不可為人擇官

憐之朝廷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闕一員改作文臣幹辦公事處冠　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臣留正等曰傳曰人官有能也又曰聖王量能授官此為官擇人之說也夫為官擇人則必能是事者然後處以是官上無輕授下無曠瘝故職業修而治功立也若乃為人擇官非徇請託之私則行姑息之愛而已豈體國之義哉朝廷欲易闕以處曹冠　壽皇斷然不可且曰近於為人擇官聖訓如此誠可為萬世法也

禁諸軍借請

李天祚加封

步司弩手內教

用人二弊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爲名多借請受弃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財困民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是月賜交趾國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射鐵埒簾赴內教 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

賑濟人特補官

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官司職義也皆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爲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是月進呈浙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　上曰朕不鬻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卻是爲百姓　初　祖宗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贓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

官名去左右字

王之奇罷淮南帥

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　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禄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贓則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為當　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　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去從之　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為大言備位無補欲為肥身之計遂請分閫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墾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為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夏四

訓宗室名

詔舉制科

聚議用漢故事

月丁巳朔　是月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
子連繼字　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　太宗下必字
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棣華宅茂字子連
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略曰昔我
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　議載在方冊
慶曆　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五月丙申進呈臣僚劄子陳請伏見六部及諸寺監
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是不曾聚議取辦臨時遂
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乞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
議供申　上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為得體便可施行
己亥簽書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

久任將帥牧守

論奔競壞氣節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著作郎木待問奏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 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革 上曰當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臣留正等曰恭聞 仁宗皇帝一日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何求進者多求退者少耶王曾對曰苟抑奔競豈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士大夫氣節不立奔競實壞之然所以革奔競者固自有道也苟惟上之好惡不明下之趨嚮不一使奔競者卒得志將以善風俗難矣 壽皇謂必見之賞

升黜、軍帥

罰使之懲戒可謂革弊競之要道歟

六月丙辰朔詔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馭宿弊頓除可並與建節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

臣留正等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馭將之道莫先於賞罰然焉得人人而賞罰之賞一以勸百懲一以警衆在乎至公至明而已

壽皇課諸將之功罪不崇朝而口口之旌節或竄以散階賞罰並用無所偏倚所勸懲者奚止

不許換易差遣　治薦舉不當罪　議祫享東向位

王友直吴挺秦琪等輩哉

戊午詔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寖弛日益奔競今後似此之人可依已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降黜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　己卯詔知漢州　沂主管崇道觀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編管張松移南恩州沂等薦舉夔路鈐轄陳彥充將帥任使至是密院審察彥別無可采故也　是月詔議祫饗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宫祫饗則　太祖東嚮乃者　紹興五年董棻建議乞正　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

正廟制遇祫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俁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傳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 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弅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説以害正論而欲祫

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 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 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 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 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晉旣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秖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 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蠲放旱傷稅賦

東路自　淳熙元年為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江西路即不曾據州軍報到災傷數上曰既是災傷若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與蠲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

臣留正等曰持法守常者有司之吝道也損上益下者聖主之至恩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即位以來勤求民瘼愛養民力寧儉於用而不肯使天下之匱乏寧無餘而不肯使天下之不足蠲逋已責捐利與民殆未易以縷數而四蜀之市估二廣之鹽筴所以與之者雖百萬計不吝也其他或因守臣之請或因監司之言斟酌裁損以厚天下者

又不一而足　乾道之旱兩浙江東西倚閣之數米以斛計者九十七萬有奇而絲綿羅絹不與焉浙東江東錢以緡計者十四萬五千三百有奇而江西不與焉始也止欲倚閣俟豐歲而後取聖訓所宣特與悉蠲除之雖天下之澤豈有踰於此哉夫財散則人聚本固則邦寧民之愛戴有隆而無替者其必原於此矣

丁酉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司市之官辨物而平市俾市

存撫歸正人

胥以莫賈又有賈師以令之使有常賈凡若此者皆以爲民也市令司之設其始亦不過掌物價之貴賤以時知其登下而已吏並緣以爲奸顧僞民以自養至於官取之價反輕於民其何以使商賈皆悦而願出於王之市哉聖慮及此誠仁政之所先也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處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等人詔令四川安撫制置司行下都統司將上件歸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臣留正等曰嚮化慕義有不可却之情則綏撫安輯有不得已之費況南北之勢未合則激勸之道

當然其可恤一時之費而忘萬世之計哉辛巳之役國威大振自潼關以西臨洮以東黄河以南長淮以北莫不響應幾半天下而與敵抗是時不吝爵賞不惜金帛駕馭天下之豪英而用之又豈拘於尋常之尺度哉王世隆起於山東及其歸也便殿召見賜之金帶鞍馬即日拜武功大夫而爲御前統制官矣耿京起於濟南及其遣人進表也即加天平軍節度使而爲檢校少保矣其餘或以一城歸或以一旅至莫不顯賞以旌之而其有戰功之多者事定之後或廪之於諸司或餉之於諸軍或官之於諸郡有任滿接續請給之優恩有未滿

詔守臣躬視水災

三月陳乞差遣之異遲昔之歸正者不磨勘不奏薦而今則有磨勘奏薦矣昔之補官者有減五官減三官而今則並免減矣以至淮東置五十四官莊以給歸附之人假之牛具畀之糧種者亦皆以其持愛君之心而至慕中國之義而來則恩意以懷之亦不可後故也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巡門相視既而相視到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止量入白地租錢

戊申江東提舉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

命諸路開具修陂塘

明大臣誣謗

令咨院公心差除

濬治陂塘令已畢功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劄下諸路依此逐一開具以聞　是月曾懷復相先是臺臣詹亢宗李棠論李杓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求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庚辰　上曰咨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待朕處置庶免人言　壬午　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為之

不以爲主去留人才

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爲奸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俠奏　陛下聖訓誠爲至當　上又曰鯀之爲人初不害禹之成功俠又奏　陛下聖訓及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聖王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腐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爲黨也驩兜之薦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薦鯀四岳豈鯀之黨哉

喜太
上壽
康

君子以道相同衆人以利相從然則其有黨者必
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爲黨之一說何者
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盡逐天下之異已故也
聖訓及此固以深燭君子小人之情僞天下之福
孰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 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
詣德壽宮 太上飲酒樂甚 太上年將七十而步
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 太上行苑圃間登降皆不
假扶掖朕見 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
皇太子在側時和歲豐中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
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奏此皆 陛下聖

在京官吏迭補外　減放江湖路秋苗

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　庚寅詔行在職事釐務官自今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　壬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外今年雖是豐熟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納　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如州縣輒敢違戾拘催許人户越訴及不得容縱人吏作弊將第三等已上稱第四等以下人户減免並令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乙未進呈淮東安撫司申商進等私攬戚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榷場牙家事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同知趙德温并一管軍千户對問　上曰彼能如此

不以北人恭順爲喜

甚是楊偀奏敵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 上
曰然切不可以此爲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
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臣留正等曰戰國之時齊居山東事秦最謹不見
兵革之禍然而不免於亡者恃秦之不我病也諸
葛亮之在蜀無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
在於斯歟夫有急則坐薪嘗膽以爲憂無事則翫
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爲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
者 慶歷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冊韓
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
憂又況大統之未一犬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

以觀録為通鑑

正諫為

志於此歟然則不以敵國之懷為安而常慮天下之危聖謨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新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録上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鑒臣留正等曰從諫帝王之盛烈唐之太宗有焉正觀之治仁義既效此非從諫之驗歟若昔皇祐之際唐介言事忤旨初欲貶春州別駕再移英州又改為潭州通判未幾而復召再居言職仁祖之量天地不足以侔其大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之徳莫大於聽言隆興之初士氣激昂蓋駸駸乎皇祐之盛近臣論事言雖切直莫不寛顔

治苞苴受賂罪

聽納雖小臣一時賜對之言尤簡記於數年之後好善之意同符 仁祖而猶有取於唐之太宗者謙德之至也

丁未詔張薦不合輒受賄賂追三官勒停郴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閤門祗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

臣留正等曰時方用兵則疆埸之上有智力者皆

曾覿
開府

自致於功名息兵不用則軍旅之中雖庸懦者皆足以容其不肖由是僥覬之心生而賄賂之謀勝矣夫以文帝之嚴尤寬於張武之受金而聖斷剛明獨不恕於張薦之受賂者蓋方修明軍政之時誠不可以開僥倖之門也豈以一說之故而撓國家之法哉同時降黜若李川若王公述若宋受若劉士良各有嚴譴之辭凜然可畏而於王公述之御有曰惟其指公營私日以苞苴請托為事則侵牟士卒以自膏潤蓋理之必然者燭物之情何其明也冒濫之風於是乎革矣

是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　幸玉津園宴射　冬

嚴責易恩澤禁

蠲紹興上供

戒士夫用術數

十月壬戌詔自令違法責易恩澤及薦舉受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　戊辰詔紹興府令年合起發上供苗米四萬三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郡旱傷故也　十有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楊倓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曰侍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西北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為敵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救正之仰惟聖謨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戒執政徇私

臣留正等曰華夏之分不可瀆也廉恥之義不可忘也切窺天王之用心安肯一日而忽於此哉天下譬之一身中國猶元氣也西北猶外邪也士大夫不以術數相傾各竭其力以事君則中國之强誠如元氣之充雖有風寒果何自而襲之故夫天下之禍亂皆有所自來而外敵之盛衰係乎中國之强弱聖訓之意深矣

甲辰以龔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上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

君臣不事形迹

曾懷罷相

論祖宗留意聖學

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賛彌縫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臯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　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　以葉衡爲右丞相　己酉著作佐郎鄭僑劄子論　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　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　上曰自　太宗　眞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爲留意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稽古禹之好善言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又學於傅說緝熙光明之歌於詩汲汲皇皇之載於傳記夫豈誦説云乎哉蓋將

上恩守
用下法

以啓德性之高明輔聞見之廣博鑒古今治亂之幾達人情事物之變修之身而形之天下存之心而見之事業　列聖相承共由此道雖以天縱之資尤不忘於講學而天下之士梏於小智之私徇於偏見之陋顧乃以學爲末者是豈足以識聖學之妙哉

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事　上諭葉衡龔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却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廷嚴行

禁約事體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古之王者三宥然後制刑公猶使人追之上用其恩而厚下守其法而嚴上下之職分固如是也監司不任怨而每事欲取必於朝廷之施行則果何以法爲哉宜乎聖訓之丁寧也

十有二月甲子詔臨安府鹽官縣三鄉旱傷可減放苗租等六千三石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準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閱知縣李宗文再同檢視合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　丁卯詔前

前軍　中軍　內教

修吏部七司法

因例立法之弊

軍與中軍各帶甲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射射鐵垛簾赴內教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

淮南復分東西路 魏王治二州愛惠

情向者 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勅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治二郡咸有惠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泉州左翼軍聽帥司節制

節録館職策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孝宗皇帝十四

淳熙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進呈何澹試館職策有御筆勾處奏審取旨　上出文字一紙乃録其策中所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令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檢照條例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

擢詹騤等及第　楊甲直言忤旨　降會子換銅錢　楮幣少而重

於進卷內具出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詹騤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特奏名按射推賞有差後遂為例　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　上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是月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　夏四月壬子朔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充換會子支遣　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茂良奏緣朝廷以金銀換收會子樁管不

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　上曰
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宣問
及此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
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
安得不少　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
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
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
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　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
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爲免商稅二爲
省脚乘三爲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　上令
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爲善後

除豁已放青苗

之計

臣留正等曰以楮為幣其始行之猶未至於流布自發内帑所積以易之而後楮幣重於黃金雖有僞之亂真與夫易於欺隱之為弊而三十年間其重也有加於前日者蓋得其所以權輕重之道也然猶聖訓丁寧思所以為善後之計豈非以是為權宜之制乎聖慮所及其深遠矣

乙卯進呈江西湖南昨得旨以頻年旱傷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諸郡支遣不足緣此數擾及民 上曰此是特恩又所爭止十七八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内除豁仍禁戢不得輒有數擾

許人戶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蠲減之難蓋拘於上供之不可闕

仁宗皇帝嘗因水旱詔減上貢然後恩利及於斯

民

壽皇聖帝自即位以來蠲逋己責亦云多矣

而

淳熈改元江西湖南所減斛以萬計者十有

八悉於上供之數而除之節用以裕民至哉之仁

與天同其大矣

戊辰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劄子切見

四川諸軍近年以來兵將官差除廢罷雖名為出自

宣撫司其實多自諸司官屬及州縣官造作毀譽推

薦中害往往罪賞不當因此兵將官不以職事為意

兵將官奔競交結

久任知縣

專務奔競交結乞指揮嚴行戒飭詔令宣撫司常加覺察如有違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風俗之弊至於毀譽之亂真交結以媒進其在遠方容或有之主帥之言要之未必盡然而聖主為之戒敕亦足以見皇明之燭雖遠而必從雖微而必察四方萬里如在畿甸之中此所以天下之大而運之一堂之上也

五月己丑詔知縣並以三年為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吏與民相親官吏布於六鄉之中又何嘗有遷徙更易之勞哉故夫言焉而民聽

之令焉而民從之後世旣異於古而又不使之久任以千萬人之情僞而聽於一令之耳目雖得賢者爲之猶恐難乎其爲力也三年爲任則官脩其業民習其教古之意爲近之矣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　上曰今歲雨暘時若蠶事已畢聞諸處麥已登場米價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汎問中外事葉衡等各以所聞對　上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衡奏正爲聖君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　上曰然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爲戒衡等同

以無逸為龜鑑

奏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德成於憂勤而敗於逸樂成王之賢未必遠過於商之三宗蓋以衆賢在朝相與講明天下之理推之於稼穡之艱難而驗之於小人之怨詈據舊鑑新日就月將遂成賢君之名無逸之書之效也仰惟至尊壽皇聖帝天資之高聖德之不可及然猶有取於是書則夫保天下之治於無窮也蓋原於此矣

上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不謂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冀茂

書陸贄奏議

用人不可分黨

良奏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其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上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論其人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兵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衡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聖明英武誠非難事上曰比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弦皆起謝

臣留正等曰自古小人之欲害夫君子也其說有

二曰好名也曰歸過於人主也至於逐君子而去之則必歸於朋黨之一說黨之名立黨之說行則善士之容於朝者少矣君子去則小人之志伸極其所爲皆足以召天下之禍信史所載殊途一轍聖論用人不可分别黨與玉音所傳天下稱誦亦孰敢有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哉

龜鑑曰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澄碧從容坐席之間上下射飲之樂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專奏有疑當闗决者隨即徹聞如某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徇情廢

戒士夫清議

上用中于民

法責允文且謂朕有闕失卿等不可不極言非聽納之勤能如是乎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爲清議之説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可不痛爲之戒卿等可書諸紳戊良奏曰唐末白馬之禍害及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説然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要在此

六月癸亥進呈内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

上下堅守法度　用人在久任　定補外帶職格

南第四副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揮　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守諸軍則都統統制此尤不可不久望詔大臣求材預備待其或闕則取而用之如此則官得其人可久於其任從之　是月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彥之請也邦彥言　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

使　上曰未可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施行

臣留正等曰幣之以楮權時之宜也斂散之得其術則未始不便於民　大觀嘗改四川交子爲錢引矣蓋自取湟鄯增之以助軍費由是比天聖一界逾二十倍價益損矣及其換也以新交子之一易舊交子之四因多寡而爲重輕其驗可考也觀之於此聖主之慮深矣

丁未　上宣諭葉衡等賈和仲朕本欲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肯用命令和仲正緣輕敵冒進誅之却

議賈和仲失律罪

彗出西方

張栻論廣西鹽法

恐將士臨敵退縮佚勘到情犯別議施行先是 上宣諭衡等賈和仲與茶賊戰失利當治其罪此須商量要歸於當朕非固欲誅之和仲當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設有大敵當如何不誅恐無以警諸將然誅一人須要是卿等更熟議 是月彗出西方 八月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故蓋以此路諸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本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其息之中以十分爲率漕収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致無力盡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

以爲寄椿則其窮匱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豈保其無欲乞委本司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爲久遠之計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是月湯邦彥使敵請河南陵寢之地也

九月辛卯詔楊廬荊南襄與元金興州依舊分爲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　丁酉知荊門軍黃茂材言唐李靖六花陣法出於武侯嘗因陛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以七十五人爲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爲七軍每軍旗幟各別

論宰臣當容物

色號置造兵器候今冬躬自教習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陣令來荊南府差將官前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乞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却差荊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　己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員臣等於擬除批旨等事皆不便　上曰朕深入思慮以未得其人故爾遲遲因汎論中外臣僚　上曰為宰臣須胷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誠如聖諭坤之六二乃大臣之爻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大乃能有容　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奏後之為輔相者往往先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　上曰士大

士夫知道者少

重邊郡選辟

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政路便覺有此等病茂良奏書之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云云蘇軾爲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上曰此說極當次日內殿奏事畢茂良等謝昨日聖訓　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　庚子詔階成西和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共選辟并體量見任人委實癃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躬親審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邊賞一節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

范成大乞互相應援

葉衡罷相

臣留正等曰關外四川最爲極邊之地吏之不得其人可乎其後十月乙未又有旨四川守臣舊以統制官兼令都統司審擇保明奏差通判令制置司保明選辟見任知通令兩司各行審量能否聞奏誠使一郡之内皆得其人則遠方之人如在畿甸之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可攷於此矣

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援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遣發前去却申制司照會從之 是月葉衡罷相以諫官湯邦彦論其奮身寒微致位通顯未聞少有裨益惟務險愎以爲身謀也初命知建寧府言者不已

禁私易官吏

給亭户納鹽手歷

遂罷之　閏九月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於九月初旬條具聞奏　辛酉浙憲徐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邑移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攝或以里官而任重往往辭繁就簡捨薄從厚請求僥覬惟利是趨易置紛然寖亂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壬戌詔浙東提舉鹽司體訪浙西提舉薛元鼎措置印給亭户納鹽手歷式樣將合支本錢盡數稱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

詔浙東修水利　小官不許再任　守祖宗成法　定坊場祖額

鼎印給手歷遍給亭户令賫歷就秤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　丁卯詔浙東今歲間有旱傷州軍仰轉運提舉日下委官興修水利召募本處闕食人支給錢米因此存濟趂時修築不得因而科擾　辛未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遠縣巡檢耿成令再任　上曰　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晝一儻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是月賑兩淮饑　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祖額　庚辰詔昨令

具修利　不陞服　賞川職　加上后號
析水官　許降屬　李舉　太帝尊

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旱傷江東淮東爲甚未妥當來如何興修元興修官具析以聞從門下省請也　丁酉進呈御筆將上臣僚奏吴益王府多字號宗子孫　英宗四世孫袒免親乞陞等換官并每月添支錢米及雇募人等　上曰此事須當討論恩數即可與如服屬豈容輒有陞降　壬寅　上諭執政曰李川按劾統制官解彦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喜風俗委靡務爲姑息以徇人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有能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與復元官更轉一官　十有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　太上帝后尊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不受王楫羨餘

復祖宗曾計錄

緯文太上皇帝　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戊午
進呈提點坑冶王楫奏刷到本司寬剩錢十萬貫欲
乞進入以裨慶賚之萬一　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須
却宜令就本處樁管充製造軍器使用龔茂良奏是
舉不惟可遏獻羨餘之原亦使中外翕然莫測聖意
所在　癸亥臣僚言　祖宗時有曾計錄備載天下
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
紹興七年臣僚有請倣　本朝三司之制專舉提舉
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官兼之積習既久
視為文具乞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有
所稽考不致失陷從之　戊辰進呈知靜江府張栻

推行張栻保伍法

奏保伍之設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效近復以推於一路乞下有司攷訂斟酌申嚴而行之　上曰張栻頗留意職事可委諸路州軍守臣詳廣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帥憲司常切覺察毋致稽慢

溪洞民兵

栻尋又奏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輻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

治水不罪
修利職

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爲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爲南方久遠之敝乞依　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從之　已巳進呈提舉江東潘甸提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府陳峴具析到修治陂塘事　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內江東已修去處最多被傷分數尤甚於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翥特降兩官陳峴特降一官

臣留正等曰恭惟　壽皇聖帝務農而憂民雨暘

中嚴大臣見客禁

肅朝儀

必關念慮蠶麥致形詔書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蓋以聖心勤民之切而有司先備之素也

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守施行　十有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不肅有違條法令閤門覺察彈劾

臣留正等曰周官掌治朝有職禁慢朝有法然後

行上壽　更強賍　併藏庫椿
太慶禮　定盜法　左南封庫

君道尊如上帝臣勢重於萬鈞聖詔丁寧聞者加
警會朝之間其孰敢有不肅者哉
甲午行　上皇慶壽禮以　太上皇帝來年聖壽
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　是月
更定強盜賍法詔比舊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
庫封椿庫提領左藏封椿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
上下庫及封椿上下四庫併為二庫以左藏南庫左
藏封椿庫為名將兩處錢物乞從朝廷各行就便對
兊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
合千人等從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椿庫對
兊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目寖廣龔茂良奏朝廷

龔茂良請求財用

李燾上兩朝通監

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爲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 紹興十七年所積盡絶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緡而 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醝錢色目粗可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爲計專指南庫兌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年之用若繼自今撙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

上感悟 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 神 哲兩

置饒州都大司

閩兩浙福建土兵

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平四年三月盡元符三年正月 以王楫為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官令楫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為額 口口

淳熙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二月辛巳 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 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再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朮入攻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軍乃用長槍不能及敵兀朮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朮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玆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也 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進呈

進呈上皇日歷

不給四川借職田

公舉監司郡守

上皇日歷　夏四月戊寅進呈四川總領所乞再借
四路職田租課十年歲爲錢十二萬貫充揀汰人請
給　上曰昨借諸路職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體
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奏圭田所以養廉誠不當
借　上曰卿等可契勘別撥錢作揀汰人請給職田
自今歲便與給還　龔茂良等奏昨已繳進令侍從
臺諫兩省官薦舉監司郡守指揮未審曾經睿覽否
上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却長奔競之風
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
於弊今　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
之　上曰若令雜舉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況又

禁苗收納重耗

竄葉衡

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茍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　辛巳進呈兩浙運判吳淵奏乞將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得過三分御筆將上龔茂良李彥穎奏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者至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　上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漕臣自當覺察若有似此去處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諸路依此施行　是月雨雹　葉衡責居郴州以其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　初湯邦彥敢為大言虞允文深器

湯邦彥辱命被竄

之允文出爲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文没邦彥還朝爲右司諫奉詔充申議使使金求陵寢地邦彥至燕敵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　上大怒詔流新州　上諭輔臣敵既不受　本朝禮物邦彥乃受敵中所賜辭受之際理亦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一斥不復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事記曰恢復之機既失雖虞允文始相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爲請然識者以爲當爭之於未講和之初而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

義不足而凶暴有餘反以大義責我故當時端人正士如張栻黄中劉珙朱熹吕祖謙最爲持大義者也而　乾道五年張栻入對則謂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収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我境内百姓之心六年黄中入對則謂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爲無顧忌之大言無必勝之術内修政理外觀時變而已張栻再入對亦謂敵中之事臣雖不知而境内之事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饑民貧國家兵弱財匱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七年劉珙手疏則謂吾所以自治者大抵闊略而乃

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
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
言者呂祖謙輪對則謂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
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預謀而朱
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之失已在　隆興之初不
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月長
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
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蓋口炎口興之敵奉辭以
討之可也　隆興之敵正名以絕之可也　乾道
之敵積實以圖之可也惟　隆興有恢復之志而
無恢復之機此　孝宗之志所以未盡遂也

上喜得雨

錢卓紀階級降官

五月丙午龔茂良李彥穎奏農事正是時民間以久不得雨為慮適連夜霶霈極可慶　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為憂早上方宮中焚香拜謝天地更乞終惠成此豐年以寬焦勞之念不知江東淮南何如可令逐路漕臣具得雨日分及布種次第申尚書省

戊申進呈權知隆興府呂企中奏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惱怒形於公移　上問如何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　上曰　祖宗立法有深意錢卓可降一官

治中國以服天下

戒飭牧馬官

臣留正等曰五代之季將悍而兵驕眞人作而天下一　上之使下如臂之運指下之從上如手足之捍頭目者非以分守之明而階級之嚴乎授之哉而專征雖出位犯分之副將亦可得而誅之萬世之基實定於是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等於此見之

乙卯宗正少卿程叔達輪對論修政等事因言西北盛衰不足以為中國慮而中國之治否所宜留意

上曰中國既治自然懷服矣　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　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

不許張默添差

獎宋瑾不求進

減四川虛額錢

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　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　詔以張默為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礙否龔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者謂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　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闕書庫官詔從之　是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瑾入對　上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　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　淳熙三年為

削表澤濫
遺恩之

始減放認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　戊戌進
呈敕令所修到寺監長貳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上致
仕恩澤外更與遺表蔭補條法　上問舊法如何龔
茂良等奏舊法已與致仕蔭補即無遺表恩澤　上
曰名器之濫皆由如此放開莫若只依舊法　甲午
龔茂良奏近奉詔旨欲奬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
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録用　上問曾為何官李彥
穎奏聞曾歷州縣官一任後以宮院編修武學博士
召皆不起近歲　陛下特與改官見任宮觀　上曰
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

朱熹
除祕
書郎

是詔除祕書郎

臣留正等曰東漢之興人謀咸贊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後建三雍講六藝東都諸子皆足以辨之雖不待於側席幽人可也光武獨拳拳於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祿乏節操習俗既成國隨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鑒於兹矣自嚴陵之高尚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清問所宣獨有取於廉退之士其以是夫

朱熹辭命與祠

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冲祐觀　上謂執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龔茂良等奏已物故　上曰其人直諫

贈魏挟之官

用法不私趙師夔

鄭鑑除校書郎

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偽為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魏挟之鑑時為太學正遂命召試館職又曰挟之雖死欲少加旌別可贈宣教郎直祕閣　秋七月乙巳宣諭湖秀兩州積欠最多趙師夔雖已去官可併將上取旨龔茂良李彦頴奏　陛下之於羣臣了無親疎之間　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聖心如天地之公本　分別

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　上語執政曰鄭鑑所試館職策議論切直甚可取因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等對曰前此學官召試往往止除正字　上曰可除校

詔獎劉珙　仁義功利之辨　臺察遷官　擇遠地監司

書郎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　詔獎劉珙珙時知建康府以江東荒歉珙賑濟有方也　八月庚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陳舉善進對論仁義功利之辨　上曰仁義既行功利自在其中　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可各特遷兩官　九月癸亥侍讀周必大進讀　三朝寶訓　眞宗皇帝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曰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自令凡命遠官尤須謹擇　上曰於所不聞知處尤當留意

臣留正等曰論天下之勢者或譬之一身欲其氣

之流行無一脉之不通也或譬之一堂之上欲其休戚憂喜無一人不同也二廣之民遠矣戶口不若近之蕃民力不如近之厚恩澤不如近之易洽號令不如近之易行儻非監司之得人則民之疾苦吏之賢不肖何自而知之哉唐自中世以來仕而不得志者始吏於南方牧守之任用爲斥逐之地時人有遺遠之歎　國朝家法相傳尤重遠民都俞論道之際每及於是天下之幸也

是月參政龔茂良李彥穎等謝外日宣示中宮褘衣　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

革奢侈自宮禁始

不多　上云朕安肯於此妄有所費　上因宣諭近
來風俗如何莫大於奢侈否奏云輦轂之下近似稍
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
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　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
禁始茂良等奏　仁宗嘗以南海没入大珠賜温成
皇后后時為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
價至數十倍　仁宗禁中内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
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
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
頓減　上喜云此事誠當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
以儉德聞何患不革　上曰然　初錢良臣以太府

錢良臣請記近習

三總所苞苴之弊

少卿為淮東總領龔茂良秉政聞戶部歲撥淮東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恐賕賂事覺極力抹之茂良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曆所収已行改正故二人並遷官卒坐茂良黨罷去大同獨無所覺舉翱翔朝路累

彭州民作佛老會報上恩

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也　是秋彭州奏奉詔撥上供錢對減本州三縣酒課額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乞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　上弗許令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歡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横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龔茂良奏　陛下躬行節儉視民如傷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爾　上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奏如茶鹽榷酤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爲江浙數路之害　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

批出決獄得晴

疆則輕徭薄賦且有日矣　上曰然　台婺等州水
冬十月甲戌初　上以雨過多恐妨收刈御筆欲
行下諸路決遣獄囚於是擬進指揮　上曰朕以久
陰祈求未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
急起雲陰頃刻吹散至晚已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
應龔茂良等奏天人之際其應如響　陛下此心與
天通宜其報應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張掄奏劄乞宣
付史館　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諭及此如此則是
朕自矜也可寢其奏　己卯龔茂良李彥頴奏昨日
主淮趙雄爲臣等言玉音嘗及中宮辭受合得恩數
并及平居常服澣濯之衣等宣諭臣等切謂中宮天

中宮儉約

治體不可偏

資恭儉誠爲盛德且有以見　陛下齊家之要　上曰家道如此深以爲喜　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差爲不及茂良等奏國家自　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體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强大藩鎮跋扈　本朝皆無此等可以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　上曰然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爲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　乙酉進呈禁止奢侈

禁奢侈嚴於有官

指揮　上曰今日習爲奢侈者在民間絶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揮内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兼足天下在明分民之僭差而不知止者以分守之不明也以度教節則民知足民之踰侈而不知足者以法度之不立也常人之情相視傚莫知紀極非有以示之則何自而革哉聖德躬行於上而又立法禁以裁之施誥命以訓之天下之不化者鮮矣

創太史局階官

進呈太史局官制　上曰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如令太史局官制太輕且如醫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

醫官不帶遥郡

不許淹延民訟

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　安和安之類庶幾稍重其事醫官昨來多有轉行遥郡者既名伎術官却帶遥郡輕重不倫自後宜罷之　詔令後監司被受三省六曹委送民訟事件並仰躬親依公子決疾速回報若事干人衆或涉遠路須合委官定□亦仰立限催促仍令所屬曹部置籍稽考如有違籍□滯申尚書省將所委監司取旨施行

臣留正等曰民訟之淹其爲民之害□□於水旱之變以夫民之訟而至於有司也貧者□□而屈富者雖累歲而無傷王符愛日之言歎農□□廢業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者蓋□□也

補賑濟官罷鬻爵

戒州郡節用

聖詔丁寧首及於此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情雖堯舜之用心亦何以過於此哉

庚寅御筆曰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進呈漕臣吳淵具到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　上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内事不欲深究可令呂正己令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掊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蠲減少寛民力龔茂良李彦穎奏聖訓及此天下之幸也

謹　出
令

臣留正等曰民之出力於田畝而輸之公上爲之者常勞而享之者常逸分當然也用之無節而取之無藝豈理也哉郡有小大則用有多寡等其力而爲之用量其入而爲之出亦焉有不足者奈何飾廚傳以邀虛譽厚囊帛以富私室而民力之竭或不之恤也　至尊壽皇聖帝富有四海而不忘天下之民形於詔命者史屢書之不一書而止也天下之吏於此其孰敢不體上之德意而奉承之哉

庚子　上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欽哉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爲盡善前

蜀民作道場報上恩

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于天下比來甚悟此龔茂良李彥頴奏臣等生長閭閻更歷州縣見聞不爲不多然猶思慮有所不及　陛下深居九重處事無不曲當非聖智絕人不能及此　上曰亦賴卿等佐佑自今當勉之　十有一月戊申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　陛下俯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乃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令下之日百萬生靈鼓舞讙呼如脫溝壑寰區四路州縣節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聖道場臣謹按　慶歷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榷

不許改易戰船

守臣不拘文武

河北滄濱兩州鹽　仁宗皇帝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報　上恩令舉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侔同辭宜與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癸丑郊　是日進呈建康都統制郭剛奏本司車船戰損己補填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　上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剛具析并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槳船止許逐軍自行脩造並不得充新管車船數　御筆詔三省樞密院諸州軍守臣惟才是用今後不拘遠近州軍並聽於文武臣內選差　十有

后族裁減恩澤　清入仕之源　賜東宮通鑑紀事　禁監司交遺受餽

二月乙酉龔茂良等奏昨者恭覩中宮奏劄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惟　紹興三年指揮　皇后受册親屬與恩澤三十名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鐫其半　皇后猶且謙冲退託力具辭免　陛下遂賜俞允令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爲臣下者當如何欲望　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詔從之　是月以表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

旌孝　甫行方　減州絹徽稅額　賜吏命諡不詞　罷鬻官田　再任邊守　交趾李龍翰

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　是冬賜蘄州黃梅縣方甫旌表門閭以三世同居孝行顯著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　減徽州歲絹額　是歲詔令後法應得諡及特命諡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吏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敕吏部牒本家照會　罷鬻官田　詔知興元府右軍統制兼知階州田世雄前軍統制兼知鳳州傅鈞各與轉一官任滿日並與再任從制置司請也　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